

無錫文獻叢刊 第一輯

錫金識小錄

臺北市無錫同鄉會印行

無錫文獻叢刊第一輯

錫金識小錄

光緒丙申年鐫板

袁昌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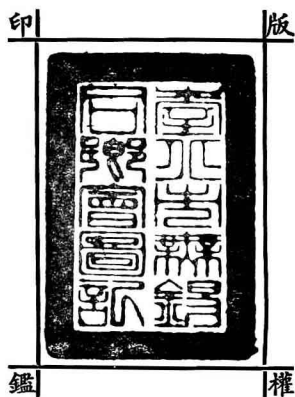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四月一版

無錫文獻叢刊第一輯(錫金識小錄)

實價：

臺灣地區新臺幣捌拾元正
海外地區美金兩元正

(郵運滙費另加)



鑑定者

錢

穆

發行者

陳

仲

良

編輯委員

通訊處：臺北市博愛路一一八號
嚴希傑 許師慎 楊保和
沈映冬 劉公正

總經理

臺灣中華書局

印刷者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四號
臺灣中華書局印刷廠
臺北市雙園街六〇巷九〇號

序

本會前爲響應

總統蔣公復興中華文化之號召，曾於民國五十七年重印「無錫縣志」千部，以廣我中華正統文化之流傳，期勉邑人砥礪名節，效法先賢，立不朽之業，竟中興之功。刊行未及一載，承海內外同鄉、國內外大專院校、研究所等相繼購、贈無餘，對宏揚中華文化，粗具意義。

吾邑自吳泰伯蒞鄉開基，漸成禮義之邦，代有賢哲，獻替良多，文獻之盛，甲於天下。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所謂文，指典籍而言，所謂獻，朱子集解引鄭云：「獻，猶賢也。」爾雅釋賢云：「獻，聖也。」是以吾邑之典籍與先賢之巨著，世人稱之爲「文獻」，不爲虛也。

各國學者、專家、學術研究機構，對「無錫文獻」極爲重視，用以研究我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之所在，惟我邑人及研究「無錫文獻」者，苦無完整書刊，本會有鑒

於此，爰分向國內外蒐集資料，耗時三稔，始告齊全，並經有系統之輯爲「無錫文獻叢刊」，以三十二開本用上等模造紙精印精裝，分輯刊行，於每輯序文後簡介書目叙錄，俾讀者瞭解其全貌，益爲復興中華文化勉盡微勞。

資料之來源，蒙中央研究院王秘書志維先生、圖書館藍館長乾章先生等協助，將西神叢語一卷、錫金識小錄十二卷、慧山記四卷、惠山古今考十卷暨補遺一卷、錫山景物略十卷等珍本攝成照片，並予技術上之方便。復承故宮博物院將錫金考乘十四卷珍本複印。又蒙旅日教授李廼揚先生代向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洽請複印錫金志外五卷珍本。嗣以中央研究院珍藏之惠山古今考尙欠完整，經商請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中韓圖書組將完整之珍藏本複印寄來。各方關愛賜助，至爲感激，敬此致謝！

本刊之輯行，承史學家錢穆鄉長鑑定，編輯委員嚴希傑、許師慎、楊保和、沈映冬、劉公正等諸鄉長審慎從事，倍見辛勞，助助甚多，併誌謝忱！

謹書大意，是以爲序。

臺北市無錫同鄉會理事長陳仲良謹識

無錫文獻叢刊第一輯書目叙錄

錫金識小錄十二卷（清黃 印輯。光緒二十二年丙申木活字本六冊。國立中央研究院藏）

黃 印。字堯咨。號廻谷。明太僕卿正色七世孫。清乾隆時歲貢生。家貧。老屋數椽。不蔽床席。手一卷。置筆硯於機杼刀尺間。丹黃不已。喜讀易。與朱紹川。顧星五朝夕過從。相與反覆辯論無虛日。乾隆六年辛酉。應試南闈。已定魁首。得而復失。士林惜之。著有易象質疑八卷（一稱讀易質疑。見顧奎光撰黃君傳）。其門人楊掄輩。擬梓行而未果。又以乾隆庚午邑志。未愜人意。印網羅邑中佚事。著錫金識小錄十二卷。於邑中掌故。多所辨正（節錄邑志文苑列傳。錫山補志小傳。梁溪詩鈔小傳）。

謹按清乾隆十五年庚午。邑人浦起龍。華希閔。顧棟高。顧奎光重纂邑志既竣。黃氏盡收其參考諸書。凡事之有關民生利病。牧令循酷。鄉賢軼聞。勝蹟正誤。足以補志之缺。訂志之訛者。分爲十三類。輯錄十二卷。曰錫金識小錄。並撰例言二十四條。洋洋千有餘言。闡述纂輯宗旨。略謂是錄爲邑志之外編。意在旁搜博採。故不厭瑣屑。有邑志因礙於當途。限於分類所不及載。或載而不詳者。盡入是錄。其採自他書者。註明某書。取其事而不直用其文者。則註本某書。首有顧奎光撰序。竝黃君傳。敘述黃氏編撰之經過。與其一生行誼甚詳。並稱是錄之作。旨在防流弊。彰幽隱。勵末俗。端風化。可與邑志相輔竝行。而無不信

不公不雅之弊。

又按顧奎光撰黃君傳。未及黃氏生卒年壽。傳後附長跋一篇。有「丁丑，君復致扎於余。欲爲質疑序。書詞淒楚。余恐君不久於世。而君未幾病歿矣」數語。丁丑爲乾隆二十二年（時顧氏知湖南之瀘溪縣。二十四年己卯調知桑植縣。以二十九年甲申十二月卒於任）。黃氏歿於何年。雖無明文可證。或不出丁丑後之一二年。然是錄在黃氏生前。未付剞劂。歿後爲留心掌故者所傳抄。今有嘉慶道光時邑人華湛恩珍藏之藍格抄本六冊。爲國立中央研究院所收藏。列入該院善本書目。其後光緒二十二年丙申。邑令王念祖見邑志有識小錄云云。始從邑人處獲得抄本。以木活字排印行世。蓋距黃氏之歿。已將一百四十年矣。王念祖敘稱。書之顯晦。有時亦有幸不幸存乎其間者也。

嘗校抄印兩本。頗有異同之處。至內容完整。編次條理。當推排印之本。

黃氏又著酌泉錄四卷。民國初年上海某書局鉛印洋裝一冊。吾邑縣立圖書館收藏。邑志謂識小錄一名酌泉錄者非也。

無錫文獻叢刊輯印小組謹識 六一、四、一。

余承乏梁溪既下車尋覽邑志見注引識小錄云云欲觀其全書不可得久之友人得鈔本相示其大端有裨考證者已纂入志此外微言軼事窮搜博採類而列之時雜出以諸譴然至陳厯官此者之賢否政治之得失民生之利病習俗之醜靡剴切詳盡法戒炯然作者殆有深心乎夫文獻無徵聖人所慨得遺編而表章之爲邑人士勸固官斯土者責也迺亟屬同志鳩資刊行書既成請序余謂錫金古稱壯縣著述家指不勝屈其書之顯晦有時固亦有幸不幸獨是書抑久不彰咸以所紀淑慝並存之故夫人非至聖孰能無過過而不爲曲諱蓋近於春秋責賢者備之義語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孟子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是則君子不能無過也明矣且有過而

不求文也亦明矣奇偉非常之士固有細行不矜爲世俗詬厲或猜忌而謗興或求全而毀來一時傳播浸以失真後之紀所聞者初不遑計其事之有無言之得失蓋往往而是然則是錄也謂遂足據爲定論可乎余嘗謂今世學者觀古人行事及古人論說二者辨其大體之邪正而已大純矣小疵不掩無傷也執其非並疑其是因所惡遂及所好君子交譏焉以未當乎人心是非之正好惡之公耳余方懼當官寡效虛美之熏心而吾過之不盡聞也時覽是錄以自儆更導揚其義以質邦人士之敦行好古者至錄中事不盡足徵紀者固知之矣曰識小蓋已託於野史云光緒丙申三月皖太湖王念祖敘

序

國有史邑有志正也稗官野乘爲說家流別出者也晉宋以降
雜錄滋多或鑿空駕虛采取謬悠瑰瑋連抃而無故實失在不
信或挾怨逞私恣其筆鋒好生羽毛惡成瘡痍失在不公又或
緣飾附會描繪過情博而溺心詞乃晦意詳核則多舛謬參觀
未免雷同失在不雅文人操觚苦健流傳藝林其弊足以變黑
白而亂是非故雖稗官野乘亦必託之有道能文者然後無不
信不公不雅之病而爲國史邑志之助夫邑志之體本於史而
邑志之難信甚於史國史善惡並載是非功罪明白顯著不可
假借若易代之後忌諱不必避請託無所施然猶有不踰於公
論者志以揚善爲主苟非大干清議無由湔洗後人皆得據談

墓之詞求人記載末流善謗直筆易撓繁稱夸辭買菜求益業已輿輪不孚而猶未鑒子孫之腹誰肯爲衆射的以召闢取怨哉至於時政利弊及遺言瑣事則或有關於當道限於體制有不得悉載者其闕逸亦爲不少矣夫惟有道能文之士虛心討論採摭前聞參酌時事必核實語必雅馴雖搜訪不越桑梓抑亦邑志之羽翼也吾邑自前明以上先哲代有記識邑志藝文所載約十數家然五書篋萃既燬於火而嘉隆以下若尤氏談氏所續錄亦多殘缺不完故家既鮮藏書近代罕勤撰述帖括日盛文獻益微流風餘韻日就湮沒君子惜之乾隆庚午邑侯王公鳳巢延浦先生二田華師豫原伯氏震滄及子四人共修邑志自前志外徧徵逸書僅得數種中表兄黃君堯咨見之

恐其散佚乃裒集而類次焉益以近事凡子史文集有及邑事者亦多摭入及志成黃子以事之有關民俗利害而志未及載或載而未詳者別出手眼另成二卷補遺訂誤而於民生艱窘之故每三致意焉深識遠慮非僅識諸軼事者所能見及也合之得十有二卷顏曰錫金識小錄可以知黃子之志矣夫國史邑志愚有人之見者存故梗避多稗官野乘患有己之見者存故立說不能無偏陂黃子讀書有識尤邃於易學今爲是書人我之見兩忘防流弊彰幽隱勵末俗端風化與志相輔並行不信不公不雅之弊吾知免矣黃子以書屬余序余因識其卷首願觀是書者其寶之時乾隆十七年歲次壬申三月中浣中表弟雙溪顧奎光序

無錫文獻叢刊第一輯（錫金識小錄）

金言八金



廻谷黃君傳

君姓黃氏名印字堯咨七世祖斗南公諱正色明太僕卿以直諫杖戍傳在明史君爲人質直負氣其學艱苦潛思獨契不屑蹈襲尤邃於易理十六年始成書今所藏讀易質疑是也君家貧踰冠授經鄉里中徧讀先儒書徹夜靜坐正容矩步侃侃跼繩尺或目笑之弗顧也補諸生連試高等乾隆辛酉鄉試君文已中式會兩主司議牴牾竟落之甲子後不復應試弟子日進嘗再應聘遊中州還需次貢太學踰三年而卒君友愛弟斯皇亦諸生婦歿君撫其子女與已子女同寡嫂祝氏無子君以長子子之養之終身家無間言性儉無他嗜好布衣糲食讀書談道愉愉如也所居老屋三楹寢室庖湢咸在紡車織具鍼管刀

金三謂小錄

尺縱橫錯置子女嘖笑滿前君但危坐持一編雜誦不少休其
論文剔抉指摘無隱諱有所辨難而赤目張必伸己見衷諸是
而後已時出著撰示人且讀且自贊以手按紙而顛遇所得意
輒踴躍不自禁持君之讀易有會於既有典常不可爲典要之
旨疏通貫串數易稿乃定學者爭鈔傳之江陰卞生景純者亦
善易得君質疑本尊信之寢食與俱繼而爲人取去病革時猶
念是書不置君自中州聞之泫然流涕曰是吾知己也君所集
有錫金識小錄都載邑中遺事古文不多作皆有法度

論曰君祖斗南公成遼陽日貽書唐荆川言在戍所日課一詩
荆川復之曰日課一詩不如日玩一爻公遂閉戶讀易君之深
於易也蓋其家學哉 國家特舉經術湛深之儒以備顧問應

舉者彬彬矣顧不及君然君經明行修所著質疑實可傳君子務實學焉已矣

君爲予中表兄年長於予予所作文字輒質君君指摘瑕玆無少回互君有著述亦必示予令點定之予少時習爲詩古文南沙秦師弗與也獨令讀薛文清讀書錄暨家端文公高忠憲公書君亦勉以居敬主靜之學予迺知詞章記誦與身心無益自有向上事矣君後讀易每有心得輒索予喜色相告予或應他事則隨而東西走必竟其說太孺人見君來常笑曰堯咨復來講易經矣君自學舍歸輒過予家見案上書卽取坐閱之家人喚之飯乃去飯訖復來恒竟日乙丑予登第在都應聘至晉陽書院爲山長家中人皆以不卽用爲憾

君獨爲太孺人言雙溪弟年少正宜學問爲不朽計汲汲求官甚無謂也予自晉陽歸復與君相切磋者三年君好講說微護前人予與語或挂塞之亦不肯驟屈服予嘗謂其談論多恐傷氣宜稍默君多病頗韙予言然弗能改也癸酉予謁選君至林縣正中偕至淮上於紅花埭分道別去自是不復見君矣丙子冬君自家答予書曰伏讀來札反覆展玩不能置洵有味乎其言之也今仕宦者其肯吐此語存此心耶只此一點心民當受其福矣雙溪識高守定外通而中介僕所欽服然官惟州縣親民官最難爲願雙溪之日慎一日也蓋今日州縣纖悉必具詳實無事不欺隱大吏明知之而樂其掩覆誠如張釋之云徒文具而無惻隱之實者昔濂溪明